

茶叙(外二首)

■ 贾松青

人都爱怀旧，
尤其当年岁，
像陈年的酒坛，
被时光轻轻拍开了泥封。

战友、同学、同事……
三五人，不差也不漏，
聚拢在旧木桌旁。
清茶在素瓷杯里醒着，
几粒茉莉花，
是沉浮的、微小的白帆，
在记忆的暖流上飘荡。

那淡而固执的香啊，
是无声的引信，
点燃了——
那些说过又说的话题，
像同一枚石子，
反复投入往事的深潭，
漾开的波纹，
却总能碰触到不同的岸。

茶水，
越喝越淡了。
话题，
却像被摩挲温润的老玉，
谁都不舍得放下。
不是没有新事可讲，
是那些旧事里，
藏着我们共同奋斗的青春，
和彼此确认的坐标。

夕阳，
听倦了同样的故事梗概，
它温和地欠身，
把余晖缓缓收进山峦的口袋。

暮色四合，
杯底只剩下浅褐的印痕。

我们静默下来，
看茶烟散入微凉的空气。
忽然明白：
这重复地诉说，
并非记忆的贫瘠，
而是灵魂的相互熨帖。

当茶水淡至无味，
当话题旧如化石，
我们啜饮的，
早已不再是茶，
而是彼此眼中，
那口依然深邃的井。

同温层的回响

钟摆切开时间的壳，
光怪陆离里，
时间老人眨了眨眼。
渡河者已湿了裤脚，
后岸的嘀咕，
还卡在昨日的牙缝。

长发发不是荒草，
喇叭裤的摆动里，
有季风在找方向。
卡拉 OK 的震颤，
是心跳的另一种鼓点。
“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
压弯了评判者的脊椎。

葛优躺的弧度，
丈量着生存的压强。
“躺平”不是投降，

是河床在旱季的深呼吸。
别急着渡那碗悲悯的汤，
你们的标尺，
量不准我们的潮汐。

蜗居的方寸间，
星辰在电脑屏上旋转。
“鼠鼠人”的自嘲里，
藏着未锈的犁铧。
整齐的田埂固然好看，
但野豌豆花的春天，
也有自己的宪章。

放空，不是真空。
是种子在冻土里的算术题。
我们垒起自己的同温层——
不是隔音的墙，
是让不同季候的风，
找到翻译的驿站。

而握笔的人啊，
别坐冰冷的裁判席。
要像老农懂得墒情，
看清每代苗都有它的拔节声。
批评的剪刀若沾着爱，
修剪时便知道：
哪片叶子该留住光，
哪根藤蔓正探索新篱笆。

水泥月光

谁的世界？
从神秘
跌入
另一个神秘。
水泥的身躯，冰冷，

向星星
伸出僵硬的话语。
那炫耀的瞳孔，
映着
我的秦砖汉瓦，
如此疏离。
青铜器低语，
在泥丛里，
化作
一声声
悠长的
叹息。

是古板的我
冰封在
时间之外？
还是怪诞的邻居，
偷走了
住民梦的种子？

问大地，
大地不语。
问苍天，
苍天迷离。
我站着，
满眼
都是
光的碎片，
影的足迹。

这是我的城？
还是外星人
遗落的
一块
光怪陆离的
积木？

马儿与月光

■ 王彦哲

夜凉如水
马伫望一轮明月清辉
十年前种下的一粒种子
如今终于结出了果实

在草原上奔跑的
不只有风，还有马
幼驹逐着月光
离弦似箭，一刻也不停歇

月光说停下吧，你还要吃草
马只埋头奔跑
为了成为一匹骏马
就要淬炼成钢铁般纯粹

月光默默地凝视着马
马在风中驰骋了三千里
蓦然回首，却不见同伴相陪
唯有猎猎的北风诉说孤独

老冰棍里的旧时光

■ 胡世军



妻子去批发雪糕时，竟意外地批到了老冰棍。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一支，当那熟悉的甜香在舌尖蔓延开时，记忆的闸门轰然洞开。

“卖冰棍喽，卖冰棍喽，一毛钱两支……”

随着这洪亮的叫卖声，一辆自行车便出现在学校的操场里。随即，同学们如同听到集结号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一会儿，卖冰棍的大叔就被潮水般涌来的同学包围得严严实实。这个说来一支，那个说来一支，每个人都生怕晚了一步，生怕错过这难得的清凉。买到的欣喜

不已，没买到的只好暗自舔舔舌头、咽咽口水。而我就是这没买到冰棍之中的其中一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远没有今天这么富裕，除了家境好的同学身上有个块儿八毛的零用钱以外，大部分同学的口袋里比较虚空。由于学校离家较远，父亲偶尔会给我两三元钱作为午饭钱（馒头仅需一毛钱），但到了夏天，我宁愿饿着肚子，也要把这笔钱攒下来买冰棍。那时候农村还没有冰箱，这些冰棍是这些卖冰棍的骑车人从很远的地方运回来

享受古砖灸

■ 宋翠菊

午后的斜阳穿过窗户，落在那块青灰色古砖上。砖面刻着岁月打磨的温润，土坯的纹理里藏着近百年的风雨。我总觉得，它在时光里汲取的天地精华，就像大地默默托举着万物，从不多言，却让人觉得踏实。

将古砖架在煤气灶上烧热，听着砖面被火烧的细微声响，像听见时光在呼吸。裹上厚实的毛巾垫在脚下，涌泉穴瞬间被一股温热穿透，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老人们说涌泉穴是“地冲”，是精气涌出的地方，此刻倒真觉得有股暖流从脚底升起，顺着双腿往上蹿，五脏六腑都被浸润得格外舒心。

其实，古砖灸跟艾灸是一个道理，要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借助被煤气灶烧热的古砖，温阳固本。古砖灸的主要功效，除了温阳固本，

更在于能显著除湿，让体内淤积的湿气随着温热缓缓消散。古砖灸比传统的艾草灸不同之处在于，古砖是用泥土墩出来的，来自古砖的温热如同我们双脚站立在大地上，接受来自大地母亲的滋养，不会像艾灸那样，因个体的差异出现上火干燥等现象。所以，古砖灸就像是从大地那里接受了力量。

古砖灸后，浑身热乎乎的，毛孔舒展如春日里绽放的花苞。砖灸过后也需悉心呵护，四个时辰内要尽量不碰凉水、不食寒物，让温热在体内慢慢沉淀。此时，泡上一壶淡淡的熟普洱最是相宜，茶汤的温润与砖灸的余暖相融，顺着喉间滑下，仿佛把大地的暖意也一同咽进了心里。

对于喜爱喝茶的我而言，在泡茶过程中，

的，所以就变得很金贵。且种类稀少，仅有豆沙、糯米与白糖（即昔日之老冰棍）可选，囊中羞涩的同学，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五分钱换得一份白糖冰棍的清凉慰藉。偶尔，运气不错时，比如天空突降暴雨，或是放学铃声响起，那些卖冰棍的小贩便会开始廉价抛售，于是，五分钱便能换得平日里难以企及的糯米或豆沙冰棍，而一毛钱的白糖冰棍，更是能买到四支乃至更多。尽管夏日的酷热已悄然褪去，但同学们依旧吃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到了今天，家家都有冰箱，时时都可以买到冰棍。从这些众多口味的冰品中我再次品味到那些无忧无虑且容易得到满足的学生时代，心中不由滋生些许甜蜜，几多不舍。我缓缓品尝着这久违的老冰棍，任由那冰爽、甜蜜、沁人心脾的滋味在舌尖萦绕，久久不散。我想：可能是今天冰激凌、雪糕、酸奶、冰镇茶饮料的品类实在太多了，数不胜数，让人无从选择，可谓身在福中不知福！但在我心中，老冰棍的甜，是蝉鸣声声的甜，是青草味的甜，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里最清澈的甜，能让人回味一生。

盛夏的夜晚似乎成了人们逃离白天酷热、寻觅一丝凉意与宁静的避风港。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被地平线吞噬，夜幕悄然降临，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盛夏的夜晚便以其独有的魅力登场。

儿时的夏夜，是竹床支在晒麦坪上的时节。晚饭后，各家各户的竹床如小舟般停泊在月光里，大人们摇着蒲扇，在夏风里谈古论今。小孩子们则躺在竹床上，目光在星幕间流连，手指向深蓝的苍穹，辨认那些最亮的星星。然而数着数着，竟被满天繁星迷了眼，辨不清南北，也分不出多少，终归是数不清了。但盛夏的夜晚如此慷慨，星斗如倒扣的银碗悬在头顶，颗颗晶莹欲坠，仿佛伸手可摘，它们离我那样近，又那样密，仿佛整个童年都睡在星光里。

星星出来时，父亲搬着小马扎坐在竹床边，手里的蒲扇摇得慢悠悠，扇风不光是为了凉快，更是赶蚊子——那些嗡嗡叫的小东西总爱叮光溜溜的胳膊腿，父亲用扇子一挥，它们就像被赶鸭子似的飞远了，父亲还不时指着天上的星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说那条发着光的白带子是银河，我就数着星星找，数着数着，眼皮就开始打架。

院子不远处的麦田里，青蛙像是突然接到了命令，“呱呱”声一下子诵读起来，从东头到西头，连成一片热闹的海。偶尔有晚归的拖拉机突突地驶过，车灯把院墙路边的玉米叶照得透亮，像一串串绿宝石，等拖拉机的声音远了，蝉鸣又接上来，断断续续的，像是谁在夜里弹着走调的琴。

乡村的夏夜，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板大多敞开着，或搬出竹床、藤椅，干脆铺一张草席在门前的空地上，人们三三两两聚拢，邻里之间有串门的习惯，父辈们凑在一起说庄稼，讨论今年的雨水够不够，说哪块地的玉米结得瓷实，女人们聚在一起纳鞋底，穿过布面的“嗤啦”声，在月光里轻轻飘远，她们也会轻声细语地拉着家常，夸着谁家的孩子最听话，小孩们精力旺盛地追逐嬉闹，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笑声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脆，有的小孩摸出白天藏着的玻璃罐，罐子里的萤火虫还在亮，那些小小的光在罐壁上爬，像把星星关进了笼子。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夏夜是会留在记忆里的。比如竹床的凉意，比如萤火虫的光，比如父母亲手中蒲扇摇出的风，都被妥帖地收在心里，在很多个闷热的夜晚，悄悄冒出来，带着小时候的甜。

如今，灯光是城市夜晚最盛大的宣言，当城市的路灯在街道两旁次第点亮，光晕温柔地流淌下来，像融化的琥珀，把道旁树叶的脉络映照得清晰可辨，在行人脚下铺开一条条光的小径。主干道车流穿梭不息，外卖骑手穿梭而行，在城市的血管里奔涌，汇成了一条条流淌的液态星河。

夜排档的灯火是城市流动的盛宴。人行道边，简易灶台火光熊熊，炒锅在猛火中颠簸，勺铲碰撞出铿锵的节奏，猛火快炒的怨气冲天而起，混合着爆炒辣椒、葱姜蒜的浓烈辛香，隔着半条街就钻入鼻孔。露天大排档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人们围坐一桌，觥筹交错，酒杯碰撞声清脆响亮，混杂着笑语喧哗，生活的酸甜蜜苦都在这杯盏间倾吐、蒸腾。

街头巷尾，纳凉的人们三五成群。老居民区，竹床、藤椅、麻将席一起上阵。步行街上，情侣排队买冰奶茶。小区的花园里，老太太们的广场舞音乐不时响起。商场门口，广场之上，音乐声浪一波波涌起，人们踩着节拍，舒展肢体，让汗水在律动中尽情挥洒。夏夜仿佛有一种魔力，消融了隔阂，释放了被白昼拘束的灵魂，让每一颗心都在暖风里舒展开来，自由呼吸。

城市夏夜的热闹，是光影的盛宴，更是人们情绪的释放。当灯火与星辉交织，喧嚣与晚风缠绕，这方寸人间便成了烟火最盛大的容器。

夏夜渐渐深了，城市喧嚣之潮渐渐褪去，夜复一夜，如此喧嚣、劳碌，又如此清洁、包容着。正是这种不眠不休的辛勤劳动，与无声抚平喧嚣的温柔，才使得热闹不是浮沫，而成为城市的血脉，日夜奔流。



我与企业共成长

■ 陈建

宿舍的床头柜上，那把黄铜钥匙磨得发亮。二十一年了，它总在每个清晨准时烙着掌心，像块温热的胎记，印着我与安徽淮北这家煤矿的一切。

2004 年秋天，我技校毕业分配到安徽淮北的一家煤矿。那时的矿并没有围墙的，老师傅们打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新家，需要我们一砖一瓦地去建设。”记得第一次下井，矿灯在黑暗中射出一道光芒，照亮岩壁上渗出的水珠，一颗颗晶莹剔透闪亮发光，这也成了我今后工作中最深刻的记忆。

最难忘的是 2012 年的一次技改。井架上的天轮换了新的，天蓝色的钢结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名老师傅摸着斑驳的旧钢丝绳说：“咱这个老伙计，总算能喘口气了。”那天我在副井值班打点送信号，看着监控屏上实现远程操作，屏幕蓝光映着我的脸庞，突然发现自己掌心的茧子，竟和操作台的按键一样，有了相似的纹路。

如今的井口像座明亮的玻璃房子。智能电控推车机沿着轨道滑行，它的“眼睛”扫过的地方，曾是我 and 工友们用粉笔做标记的角落。职工食堂的玻璃窗擦得锃亮，早餐的豆浆冒着热气，透过窗户能望见井架的天轮在旋转。

上个月整理旧物，翻出曾经的工资条。最早电脑是打印的工资条是裁剪成一条一条的，数字后面有淡淡的墨痕，记录着我曾经付出的汗水。儿子总说：“爸爸，你们矿像个社区啦！”他不知道，当年我在宿舍曾望着远处灯光的光点发呆，那时的安稳，不过是能按时领到工资，给家人买件新衣裳。

二十一年光阴在身后铺开，是胶靴换了一双又一双，是安全帽换了一顶又一顶。这家企业给我的不止是一份工作？它是儿子作业本上“我的爸爸在矿山工作”的稚嫩字迹，是老邻居看见我时那句“你们矿”效益真好！”的骄傲，是我掌心那把钥匙，在岁月里磨出的、与这座矿彼此嵌合的形状。